

昨日以前的星光

· 杨牧散文 ·

余时编



八方丛书



T267

杨牧散文

昨日以前的星光

余时编

八方丛书 

花城出版社

I267
4/28

昨日以前的星光

——杨牧散文

余 时 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木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 插页 150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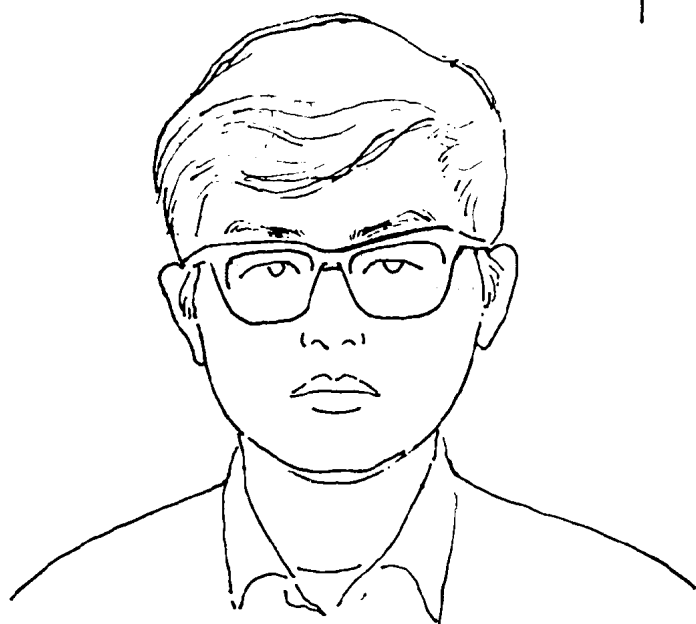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4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10,811—18,410册

ISBN 7-5360-0323-4/I·304

定价: 3.35元

杨
牧



杨牧，台湾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。本名王靖献，台湾花莲人，1940年生。台湾东海大学毕业，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，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及比较文学博士。出版的诗集有《水之湄》、《花季》等七种，另有散文集四种、译诗集一种、评论集四种。现任教于华盛顿大学。

早年的杨牧叫叶珊，以诗闻名。他也像余光中那样，右手写诗，左手写散文，且以第三只手译诗和写文学评论。

叶珊时代的诗，以繁丽甜美著称；自32岁（1972年）启用笔名杨牧，诗风已趋于成熟、豪放。

有论者以为：杨牧的散文像水晶，像星星，透亮极了。不论是思维、情感、意境，他的散文都有超然的风度；也不论是叙事、抒情，或是即景，他的散文都有诗的灵魂。他骨子里是个诗人，他的观点、情操也给诗净化，故有梦幻的境界，飘逸的情思。

致 读 者

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。

八十年代以来，你肯定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，有如加速度进行的高空落体。随着大门的开启，新时代的风景线遂缤纷进入你的视域：电子工业勃兴，科学哲学崛起，各传统学科不断衍生为分支学科、边缘学科、系列新型综合性学科……

当此“第三次浪潮”汹涌之际，你将发觉你没有方舟，你所拥有的单方面的知识不足以负载一个沉重的使命。于是，你充满危机感，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种“强迫状态”。变革的热情如此地使你焦灼不安，你渴望，你探索，你力图突破单值性的界限而丰富自己，发展自己，实现自己。你

不想成为“单面人”。现代人绝不是“单面人”。

为此，我们奉献这套《八方丛书》。

“八方”者，多元多向之谓也。

《八方丛书》将紧密追踪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，捕捉读书界的热点，从而具备广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。它以文学艺术为主，旁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人文科学，创作、理论、翻译三者并重。在选编过程中，实行以代表性和探索性相结合的原则，而以后者为主。至于作者，则不为古人今人、有名无名所囿，但求著作本身充实、新颖，且富于创造的生机。

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”对于这套丛书，我们虽未敢自诩为兼葭，但即令小舟一叶，也当有助于你的人生进取，知识的欲求或是美的享受。它应当成为你的有用的工具和忠实的伴从，至少，我们愿意这样。

自序

半是悬想过高，半是自觉未逮，这许多年来我于散文之为艺术早产生一种又爱又恨的失恋情绪。愤慨之余，我会觉得散文只是我所追求的文学结构里较为次要的一环，以此借口掩饰自己的疏懒；然而认真地说，我深知古来弄墨之人，以散文为主要媒介，坚持不分行的艺术的，代有峥嵘杰出者，而当散文臻其极高之时，本不乏立霄干云之作，其起承之气势，其转合之跌宕，其动人移人，绝不在诗之下。我个人冷暖试之，觉其戛戛乎难哉，困而后复不能尽知，难免挫折憔悴，期期艾艾，有时终于断定散文之为艺术，是有限的，不能与诗相提并论。总是因为断定了散文的世界是有限的，相对于此，诗的创作即比较惊险刺激，字数虽少，空间却大，是一种以有涯逐无涯的心智活动，于字面质理的排比

间，且具有无穷的暗示性和音乐性。文学艺术到了某一个层次的时候，是不能不讲究暗示性和音乐性的。

所谓暗示性，用时髦的批评术语说，大概就是所谓象征主义之类的作用吧。散文到了某一个层次的时候，也并非独缺暗示性，古来才子于说大鹏，传伯夷之际，何尝不是附丽比类，出人意表？散文写到那个境界，真是山川无极，已经超越了传统诗赋的艺术限度，中国文学的“美丽新世界”于焉展开。然而庄子、史迁已经死去很久了。幸好江山代有才人出，祭鳄鱼，论留侯，文起八代之衰，万古为之一洗，信哉信哉，可是昌黎、东坡也不得不死。又幸好就在东厂锦衣的气焰沸腾之下，晚明二三子为我们炼就另外一种比盐水还清还硷的散文。袁中郎的恣意潇洒，尺牍小品足可以独排末代官僚的黑暗；张宗子的风骨落拓，自祭祭人，也足以渲泄亡国的怨恨辛酸。散文而如此，当然比献吉、仲默之流的诗更高明更动人，甚至比钱牧斋、吴梅村的诗更精致真实。在十七世纪鬼哭神号的文学世界里，讲到生命的投入和奋斗，除了这几篇散文以外，恐怕只有李笠翁、金圣叹少数几个人值得一提；而真正能和这些散文作者上下颉颃的英雄人物，不是诗人，是萧发的画家，拒官的哲人，和游击抗清的志士而

已。但他们也通通不得不死。

死者已矣！我们今天面对的是白话文运动留下来的烂摊子，这烂摊子要我们收拾整理。

所谓音乐性，于文学的领域里，乍看仿佛是诗的专利，其实也不容置疑。另一个说法可谓文学而有音乐性，便已经是诗了，何散文之有？然则不然，生为中国文化传统里的读书人而有志于文学创作，天赋保有一伟大的资产，这资产即是我们文字的绰约美妙，于一章一节中，堆积排比，初不受主词述词的无谓限制，可长可短，更能在文字的平仄声韵里，构筑跌宕的风云，可高可下，并以之决定文义，随时定型，自成理念，甚至连最有经验的文法家都无从索引。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，于句律章法的经营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惟独不曾弄出一套人人同意的标点符号如英文者，其故甚明。这样可挥可洒的文字，当我们有志于利用它来传达思想的时候，秩序化应即是音乐化的时候。大好的机会在那里，若不积极利用，岂不遭鲜卑胡儿嗤笑？

音乐化自然包括骈偶正反对句的艺术，但并不止于此，盖若止于此，恐怕具有音乐性的散文只是稍稍解放的诗罢了，并非理想的散文。理想的具有音乐性的散文于骈偶排比之外，更须追求不骈偶不排比的境界。惟有破坏骈偶排比的僵体，不论其为

雄健为婉约，皆得依我吐字的生理运作而放开，此古人之所谓“气”，只有如此，方才是“散”文。

我觉得以下所举诸节，都可以做为现代散文追求音乐性时候的模范：

子綦曰：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，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呿——而独不闻之寥寥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；激者，滴者，叱者；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。前者唱于，而随者唱喁；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；厉风济，则众窍为虚——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（庄子·齐物论）

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；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（司马迁·老子韩非列传）

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伎。喜怒，窘穷，忧悲，愉佚，怨恨，思慕，酣醉，无聊，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而发之；观于物，见山水，

崖谷，鸟兽，虫鱼，草木之花实，日月列星，风雨水火，雷霆霹雳，歌舞战斗，天地事务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。故旭之书，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，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。（韩愈·送高闲上人序）

木有瘕，石有晕，犀有通，以取妍于人，皆物之病也。谪居无事，默自观省，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，多其病者——足下所见，皆故我，非今我也。无乃闻其声，不考其情；取其华，而遗其实乎？抑将又有取于此也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。（苏轼·答李端叔书）

今之君子，乃欲概天下而唐之，又且以不唐病宋。夫既以不唐病宋矣，何不以不选病唐，不汉魏病唐，不三百篇病汉，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？果尔，反不如一张白纸。诗灯一派，扫土而尽矣！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，故古也厚，今也薄。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，一代盛一代，故古有不尽之情，今无不写之景。然则古何必高，今何必卑哉？（袁宏道·与丘长孺尺牍）

杭人游湖，已出西归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队争出，多篙门军酒钱。轿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断桥，赶入胜会，以故二鼓以前，人声鼓吹，如拂如撼，如魇如呓，如聋如哑，大船小船，一齐凑岸，一无所见，只见篙击篙，舟触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兴尽，官府席散，皂隶喝道去，轿夫叫，船上人怖以关门，灯笼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拥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队赶门，渐稀渐薄，顷刻散尽矣！（张岱·西湖七月半梦忆）

散文而臻这个层次，其波折流动，真可以回肠荡气矣。洪钟锦瑟，篴篥琵琶，固然有引导诗思开启意象的时候，我们吐字的生理作用更属自然而然，故尔常言所谓我手写我口，初不应只写我口懒散糊涂的喃喃喋喋，应写我口精约提炼的刻意语言，否则废话连篇，言不及义，白则白矣，散则散矣，何文之有？我以为艺术到底不是现实的直接反映，青山绿水，是美好的自然物，但除非我以心智和想像加诸其形状之上，移诸笔墨之下，有效地熔裁剪接，便算不上是什么艺术品，只是美好的自然物而已。此叔本华之说甚辩而明，勿庸赘述。其实，也惟有在这种意识之下，人世的黑暗面可以净化，成

为万钧雄伟的力量，从而移风易俗；生命的无奈可以提升，成为撼人灵魂的悲剧，以之洗涤蝇营狗苟的思想；也惟有如此，正视语言超越之转化力和说服力，文学里才有所谓恶之华。孔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”，此其谓乎！思也者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，因此孔子并不是说诗三百的主题完全正确；思也者指的是人生感情通过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以后的面貌。桑中之事并不见得可以提倡，但通过诗人真实不昧的语言，不淫不伤的声调，此事已净化为艺术，提升为艺术，终者一言一语亦可以移风易俗，可以洗尘涤污。易言之，桑中之事只是素材，而天下无不可入文学之素材，惟有素材经我点化之后，变成艺术品，这才是你思想批判的对象，这艺术品所包涵展现的即我们所关心的“完成的内容”(achieved content)，一全新自足的宇宙。孔子所说的思，是这新宇宙的思，指的是诗三百“完成的内容”，一言以蔽之，是好的。

使用白话文写作散文，要催化素材，发现好的“完成的内容”，要把所谓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艺术化，提炼为可以怡愉心神教谕灵魂的文学，岂能不刻意经营，熔裁剪接？在这经营的过程中，引车卖浆者流的声音是我师，古人刻意声音是我师，甚至西方文字中其尤为骇异的声音也是我师。承其三者，

浑化之，搅拌之，过滤之，沉淀之，终于变成我生理的一部分，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或抒情，或说理，发语遣辞运用自如，缓急合度，高下皆宜，这才是我们理想的散文。故前人所谓“我手写我口”，是不足为训的文体论，追究到底，还是韩愈“取于心而注于手”才算正轨。画人尚知胸有成竹的重要性，不尚“我手写我目”之说。文之为德也大矣，岂独不然？

这样说来，散文是有它无限的潜在。惟古之雄于斯艺者早歿矣，斯艺亦委于蔓草，腐坏渐尽泯灭矣。在这样一个讲究简单快速的年代，有几个人肯相信写散文是戛戛乎难事？

1975年2月8日

内容简介

杨牧是台湾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。

他的散文优势在于同诗的自然结合，体现着一种浓郁的抒情气氛。由于阅历丰富，故尔涉笔甚广；结构空灵，语言飘逸。使读者于不经意间，被带进一个星光灿烂的境界。

他的散文集在台湾不断重版。

《八方丛书》

第一辑书目

● 美丽的权
——龙应台随想录

● 牛仔裤和长头发
——柏杨随想录

● 鬼 雨
——余光中散文

● 昨日以前的星光
——杨牧散文

● 风吹响一树叶子
——萧白散文

● 水仙的心情
——台湾女性抒情诗